

# 语言接触，家庭语言规划与方言保持

## ——以汉中方言为例

李佳桦

(西安外国语大学 710128)

**摘要:**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不断推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都会对语言的使用产生巨大的影响,由语言接触而带来的语言转用问题不可避免。本文通过社会语言学调查,以语言接触和家庭语言规划为切入点,以汉中地区为考察对象,研究普通话与方言在当下社会环境下的社会地位和使用情况。

**关键词:** 语言接触 语言转用 家庭语言规划

### 一、引言

#### (一)语言接触

所谓“语言接触”,简单地讲,是指特定的语言个体或语言社团同时熟悉并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吴福祥, 2007)。语言接触有可能导致社会双语的形成,即一个社区中流通两种以上的语言,同时也可能引发语言竞争。语言竞争将进一步引起社区语言状况的改变。(徐大明, 2010)

学界早有人提出经济发展是推广普通话的动力(陈建民, 1999; 郭熙, 2001; 周端明, 2003),张璟玮,徐大明(2008)进一步提出人口流动是推动普通话普及的重要因素。现今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城市化的程度,人民的生活水准和受教育程度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些因素的改变都在不断的增强普通话与各地方言的语言接触,并且对于普通话的普及起到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有过许多相关的研究和讨论。目前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认为强势方言的地位稳固,方言与普通话并不存在冲突,而是互相补充的(游汝杰, 2006; 薛才德, 2009);另一种是认为目前方言消亡过快亟待采取相应措施(曹志耘, 2001; 汪平, 2003);第三种则是认为普通话的推广对于方言保持有一定的压力,但还没有到令方言“濒危”的程度(王立, 2008; 俞玮奇, 2010)。而曹志耘(2014)提出,尽管目前汉语方言的濒危和衰亡可能是个别或局部显像,但从趋势上看,将会是全面性和根本性的。

#### (二)家庭语言规划

家庭语言规划指的是影响家庭内部成员的语言使用的相关计划、理念等,它主要在家庭内部为儿童语言发展设定基本的框架,这一框架既可以反映父母的语言意识,也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基本态度和意识。(Shohamy, 2006; Schiffman, 1996)王玲(2016)提出,目前大部分的语言规划研究着重点都在公共领域当中的语言使用或者语言问题,家庭内部的语言状况常常被忽略。

作者认为,家庭语言规划会直接影响下一代人的语言教育和语言使用情况,进而对整个社区的语言状况产生影响和改变。

#### (三)汉中方言

在陕西汉中这样一个地级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普通话进行沟通和交流,更有一部分人提到在家中与父母沟通时也会选择使用普通话而非方言。本文假设目前普通话的普及程度和人们对于普通话的认同已经超过了方言。这样的态度反映在家庭语言规划中,体现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倾向于更注重让子女对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由此会无可避免的带来年轻一代的方言的语言技能退化,进而对方言保持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将以家庭中的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为切入点,调查和探讨目前汉中方言的保持所面临的挑战。

###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随机抽样和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以“滚雪球”的方式进行,以问卷调查为主,并辅以访谈作为细节的补充。本文的调查对象是陕西省汉中市居民(出生地为汉中市),包括目前在外地就读的大学生或在外地工作,但家庭仍在汉中地区的人

群。本次调查进行于2022年4月23日至5月2日,调查共得到问卷150份,其中有效问卷127份。受访群体年龄跨度大,从10岁到60岁均有覆盖,男女比例大致为1:2,涵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和学历的对象,样本分布比较均匀,调查结果真实有效,具有代表性。调查内容包括了语言习得、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和语言规划等方面。

### 三、影响汉中人家家庭语言规划的因素

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汉中人的家庭语言规划中,普通话是最受重视的语言。调查显示,目前受访者最先习得的语言是普通话的已占将近四分之一,而这种以让孩子掌握普通话为首要目标的家庭语言规划会使这个比例进一步上升,甚至造成更多的孩子只掌握普通话而不会讲汉中方言。由此造成方言使用人数的进一步减少,并带来方言使用者的平均年龄升高等情况,这符合徐世璇(2001)关于语言濒危现象特征的描述,值得警惕。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汉中社会的语言使用中,如果以全部的语域计,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处在比较平衡的状态;但如果单独看家庭域的语言使用,则呈现明显的差别——对于长辈和同辈使用方言交流更多,对于孩子则是使用普通话占绝对优势。目前汉中人的家庭语言规划中,普通话的地位最高,其次是英语,然后是汉中方言,最后才是其他方言和其他语言。

王玲(2016)指出,父母的语言意识决定其家庭语言规划和家庭内部的语言实践行为,它们最终会直接影响孩子对某一语码的掌握和使用。因此家庭语言使用对于方言保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引起重视和思考。本文从受访者的年龄因素,受教育程度,职业因素等方面对形成这一语言规划现状的原因进行讨论。

#### (一)年龄因素

本次调查的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希望孩子一定要掌握普通话,年龄因素并没有表现出对于普通话教育的显著影响。但对于方言的态度是存在代际差异的。相比于自己的长辈,年轻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孩子不一定必须要掌握方言。这样的态度反映在其家庭语言规划和家庭语言教育中,就会表现为减少或者忽视对孩子的方言教育,更多或全部与孩子用普通话进行沟通。

在多语规划方面,家长希望孩子掌握的语言中,位居第一的是普通话,其次是英语,然后才是汉中方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孩子掌握英语的坐标轴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越是年轻的受访者越希望孩子从小掌握英语,认为孩子掌握英语的重要性超过汉中方言。同时,希望孩子从小掌握其他语言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百分比也和英语一样,不断呈上升趋势。说明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意到英语,甚至是其他外语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到家庭语言规划当中来进行考虑。由此可见,对于方言保持的压力,不仅仅来自普通话的普及,也来自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或其他外语的地位的上升。

#### (二)受教育程度

俞玮奇(2008)提到,年轻和受过教育是社会流动的有利条件,这两类人是最容易发生社会流动的人,而社会流动是语言变化的动因。通过对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和语言规划的交叉分析,结论如下:

对于孩子掌握普通话的要求,各个学历阶段的受访者态度基本持平。学历的高低对于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规划有一定的影响。越是学历高的人,对于后代的语言规划要求越高,特别是对于英语甚至是其他外语的要求。

### (三) 职业因素

职业的不同代表着经济收入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生活水平,受教育水平和社 会地位的不同。职业对于语言规划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如老师会对普通话的要求更高,办事人员,学生和商业从业者对于英语和其他外语的教育要求较高等。

值得注意的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只选择了普通话和汉 中话,没有选择英语,其他语言或者其他方言。因为处于这一职业的生产人员工作内容和 工作环境都比较单一,使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就完全可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并不需要其他语言,因此并不认为有必要对孩子进行英语甚至其他语言的家庭教育。由此可见,职业的不同对于人们对孩子的家庭语言规划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汉 中人的家庭语言规划开始走向多样化。原因既有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推进和人口流动的作用,也有微观的个人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社会地位的影响。

### 四、分析与展望

通过上述的调查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目前汉 中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规划呈现 着明显的特点:

1. 目前汉 中人中最先习得汉 中话的比例是 55.12%,仍占大多数。但最先习得普通话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3.62%,这一数据值得引起注意。

2. 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普通话的人已经达到将近 40%,高于主要使用汉 中话交流的人数比例。但这一数据总体上还处在相对比较平衡的状态,因此目前汉 中方言没有涉及到方言濒危 的问题。

3. 在家庭域中的语言使用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具体表现为大多数人在与长辈或同辈沟 通时使用汉 中话,而与孩子沟通时使用普通话。作者认为这反映了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规划,即大多数人希望孩子从小最先习得的是普通话。由此可以合理推断,将来汉 中 人最先习得和使用普通话的人数比例会大大上升。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将会对方言保持产生阻碍和压力。

4. 无论年龄性别,人们对于普通话的认同程度明显高于汉 中话。认为汉 中话亲切,而普通 话更好听,更 有用,更有社会影响,显得更有身份。这样的态度直接反映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使用和家庭语言规划中,并对社会语言使用情况产生直接影响。

5. 对于孩子的家庭语言规划,普通话第一,英语第二,汉 中话第三。这说明在当今的社 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已经更加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方言保持不仅受到来自普通话的压力,也承受着来自外语教育的压力。

6. 除普通话,英语和汉 中话之外,其他外语的教育也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说明在国家 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多语教育已经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虽然文中一直在将普通话与汉 中话进行对举,但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并不认为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是造成方言保持面临挑战的原因。正如付义荣(2012)所述,“普通话的普及”与“汉语方言的萎缩”极有可能只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实际上并无因果关系,而是由相同原因导致的共变现象。普通话的普及只是方言萎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进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人口流动和信息流通。因此,方言保持值得重视,但保持方言的途径绝不是反对普通话的推广和使用。

### 六、结语

本次调查研究表明,目前汉 中人的家庭语言规划呈现明显的特征——重视普通话和英语,汉 中方言的地位屈居其后。这样的现象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普通话或者英语对于家庭域的占有令人对于方言保持的前景感到担忧。作者有理由推断,这样的家

庭语言规划可能导致下一代不会讲方言,或方言水平不高,或不经常使用方言。如果长此以往,语言转用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并对方言的保持产生不利的影 响。

方言不仅在区域交际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方言与地域文化也有紧密的联系,保护方言对于保护地域文化,尤其是地方文艺(例如地方剧种)是有重要意义的。(苏金智,2003)除了政府的语言政策之外,方言的保存和保护更重要的是依靠社会大众的“语言自觉”。要想真正有效地保护和发展汉语方言,广大的方言使用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方言自觉和方言自信,从而能够自觉自愿的去爱护,维护自己的母语及母语文化。(曹志耘,2014)

在当今社会的大环境下,我们有必要或者说不得不向多语社区和多语人才的方向发展。但是,在重视普通话和英语,甚至其他外语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本土方言,应该自觉地爱护和维护自己的方言,始终坚持和提倡对本土方言的保持和传承,尤其是重视方言在家庭领域的使用和传承。

### 参考文献:

- 付义荣 2008 《社会流动:安徽无为傅村父亲称谓变化动因》,《中国语文》第 2 期。
- 2012 《论汉语方言的萎缩——以安徽无为付村为例》,《集美大学学报》第 15 卷第 3 期。
- 郭 熙 2001 《对新时期“推普”的一些思考:以江苏为例》,《南京大学学报》第 140 期。
- 仇立平 2001 《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3 期。
- 徐大明 徐世璇 薛才德 张璟玮 周端明 陈建民 曹志耘 苏金智 2010 《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2001 《濒危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
- 2009 《上海市民语言生活状况调查》,《语言文字应用》。
- 徐大明 2008 《人口流动与普通话的普及》,《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
- 2003 《普通话推广的经济学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 31 卷第 4 期。1999 《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广州。
- 2014 《方言濒危,文化碎片和方言学者的使命》,《中国语言学报》第 16 期。2001 《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 年第 1 期。
- 2008 《语言接触背景下我国境内汉语方言使用现状及其趋势分析》,《中国社会语言学》第 2 期。
- 2003 《语言权保护在中国》,《人权》第 4 期。
- 2015 《语言技能退化与语言濒危》,《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5 年第 1 期。
- 游汝杰 《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修辞学习》2006 年第 6 期。
- 俞玮奇 2010 《普通话的推广与苏州方言的保持》,《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
- 于根元 2009 《推广普通话 60 年》,《语言文字应用》第 4 期。
- 王 玲 2016 王 立 2008
- 汪 平 2003
- 《语言意识与家庭语言规划》,《语言研究》第 36 卷第 1 期。
- 《语言期望与中小学生的语言成长》,《语言文字应用》第 4 期。
- 《普通话和苏州话在苏州的消长》,《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 年第 1 期。
- 吴福祥 2007 《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民族语文》2007 年第 2 期。
- Schiffman, Harold. 1996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New York, NY:Routledge. Shohamy, Elana. 2006 Languagepolicy:hiddenagendasandnewapproaches, New York, NY: Routledge